

雪 菜 全 集

第 5 卷

小说 散文

傅惟慈 杨熙龄 等 译
杨 黎 徐文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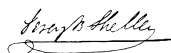
目 录

小 说

札斯特洛齐	傅惟慈	译 (1)
术士圣欧文		
——一个传奇故事	杨 黎	译 (108)

散 文

柯利修姆遗址 (片断)	徐文惠	译 (207)
刺客——一个传奇的片断	徐文惠	译 (216)
论爱	徐文惠	译 (234)
伯里克利时代		
——兼评佛罗伦萨画廊的雕塑	徐文惠	译 (237)
论生活	徐文惠	译 (248)
论来世	徐文惠	译 (253)
论死刑 (片断)	徐文惠	译 (258)
论古风俗, 涉及爱的主题	徐文惠	译 (264)
论文学的复兴	徐文惠	译 (2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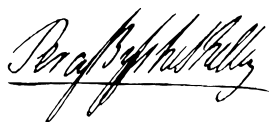


论《会饮篇》(片断)	徐文惠	译 (274)
道德沉思录	徐文惠	译 (276)
形而上学沉思录	徐文惠	译 (287)
评赫格的《爱历克斯·海玛道夫亲王 回忆录》	徐文惠	译 (294)
论基督教	徐文惠	译 (302)
驳自然神论		
——对话录	杨熙龄	译 (326)
论无神论的必然	杨熙龄	译 (358)
告爱尔兰人民书	杨熙龄	译 (363)
关于建立慈善家协会的倡议	杨熙龄	译 (398)
人权宣言	杨熙龄	译 (415)
致艾棱巴罗勋爵的信	杨熙龄	译 (422)
关于在整个王国实行选举制度		
改革的建议	杨熙龄	译 (435)
为夏洛蒂公主去世告人民书	杨熙龄	译 (441)
为诗辩护	缪灵珠	译 (451)
论素食	柯彦玠	译 (494)
改革的哲学观点	姜秋霞	译 (503)
论魔王和魔鬼	时胜利 卢明君	译 (552)

— 小 说 —

札斯特洛齐

傅惟慈 译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cursive script, likely the author's name, Boris Pasternak, written in black ink on a white background.

第一章

可怜的维锐齐啊，如今伶仃一人，同世上所有心爱的人分开，陷入了暗中与他为敌的仇人魔掌，他已远远为幸福所抛弃了。

在寂静无声的暗夜里，万物漆黑，札斯特洛齐为最凶险的复仇心理所驱使，悄悄来到一家小客店门前。维锐齐正在这家客店里浑然不觉地酣睡。

札斯特洛齐高声呼喊店老板。老板一听见札斯特洛齐这个名字，就吓得心惊胆战，浑身颤抖着应声走出来。

“你认识意大利人维锐齐吗？他就住在你的店里。”

“是的，他住在小人店里，”店老板说。

“这个人我非要干掉不可，”札斯特洛齐狠狠地说，“让我手下的人——乌哥和贝纳多跟着你到他房间去。你可不许捣鬼，什么也逃不出我的眼睛。”

这一行人悄无声息地走上楼，非常顺利地完成了复仇计划的第一步。他们把一直在沉睡中的维锐齐抬到街上一辆马车前面，准备把札斯特洛齐捕获的猎物载到他早已安排好的处所。

乌哥和贝纳多把酣睡的维锐齐抬进马车。马车立刻飞速地驶走，一直奔驰了几个小时。虽然颠簸摇动，维锐齐却睡得像死人一样。

札斯特洛齐与乌哥都戴着面具；骑士左前方一匹马上的驾御手贝纳多同样也戴着假面具。

天仍未明，马车驶到一片荒凉、偏僻、长满常青灌木的草原上。在一座驿站上换了马，又接着行驶。最后，天开始破晓了，但维锐齐却仍然未从梦中醒来。

乌哥有些害怕，问札斯特洛齐为什么维锐齐睡得这么死。札斯特洛齐其实是知道原因的，却只阴沉沉地说了声“不知道”。

马车飞驰了一整天；天公似乎非常忧郁，一直用一块昏暗的帷幕笼罩着大地。他们偶然在一家小店停住，更换马匹，略进一些饮食。

夜幕降临时，马车离开了大道，驶进一片极大的森林。车轮在崎岖不平的灌木丛里艰辛地前进。

最后，车停下了。俘虏被从车上抬下来。这里有一个不大的峡谷，石壁上有一个岩穴。他们把绑架来的人抬了进去。

这位无辜受难者在昏睡中本来对自己的恶劣处境是一无所知的，这时却已醒过来。他一下子惊惧万分，拼命想从几名恶汉的手中挣扎出去。

这时他已被扔到岩穴里的地上；他倚着一块突出的岩石挣扎着站起来。

“抵抗是没有用的，”札斯特洛齐吼道，“你不如乖乖地听我们摆布，少受一些罪。我对你的处罚还可能轻一些。”

维锐齐由于被人做了手脚，长时间昏睡，再加上大病初愈，体力极其虚弱，只有摇摇晃晃跟着这些人往前走。他的睡意尚未完全消失，不敢相信目前的处境是真实情况。他觉得自己仍在一场噩梦中，一切看到的景象都引起他不可名状的惊惧。

在崎岖的岩石上下行了一段路，他们走到一扇铁门前。第一眼望去，这扇门好像岩石的一部分。此前，他在一片漆黑中什么也分辨不清。但这时贝纳多拿来一只火炬，维锐齐才第一次看清带他来这里的人都戴着面幕。

巨大的铁门打开了。

在火炬的照耀下，幽森的岩洞更令人恐怖。维锐齐打量了一眼这阴森的地方，认定这个地方将成为埋葬自己的坟墓，终生再无重见天日的希望了。他又奋力挣扎了一通，但他孱弱的身躯却不堪凶狠的乌哥一击。他昏倒在乌哥的双臂里。

胜利者把他拖进潮湿的岩洞，用铁链锁在石壁上。一条铁链横缩在腰部，四肢各锁在一只 U 形的大铁桩上，身体紧挨着冰冷的岩石，连一点儿稻草也没有。仅有一只手是自由的，为了能拿到每天送给他的一点点面包和水。

他的所有活动都被剥夺，只有思想仍是自由的。但是一想到过去，再比较一下现在的遭遇，更叫他苦不堪言。

乌哥每天早晚各来一次，给他拿来一些极其粗劣的面包和一罐水；札斯特洛齐偶尔也同他一起进来看一眼。

维锐齐向他们乞求，请求怜悯，甚至求他们干脆把自己杀掉，但一切都徒然。他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无缘无故地把自己囚禁起来，这样狠毒地折磨自己，但是那冷酷的狱卒却只绷着脸，从来不开口说一句话。

在囚禁煎熬中，维锐齐的身体越来越憔悴。他一时陷入恐怖，一时又对一切绝望；在这样极其单调的两种心情中，已不知在这个阴暗的岩穴里度过了多少日夜。他逐渐对这种苦难已经习以为常：一只水涇的蜥蜴从他赤裸的、无法转动的肢体上爬过，他已不再发抖；粗大的蚯蚓在他的蓬乱的长发里蠕动也不再使他毛骨悚然了。

黑夜与白昼无法区分。他在岩窟里实际只关了几个星期，但在他混乱的幻觉里却认为已被囚禁了若干年了。有的时候，他甚至认为他已经不是在人世上忍受痛苦折磨了。乌哥面目狰狞，如同恶魔，使他感到自己已失去重生的希望。他对自己如何神秘地从邻近慕尼黑的一座客店被弄到这一阴森地狱，也百思不得其解。一句话，不论他思索什么，都无法得到结论。

一天晚上，在他长久地凝视着笼罩一切的黑暗之后，疲倦已极，不觉沉睡过去。这还是他被囚禁之后第一次真正的睡眠。但是突然间，岩穴上面一声巨响一下子把他惊醒。他聚精会神地听着，在他那早已对一切绝望的心中甚至又出现了一丝希望的曙光。他听着听着，又是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原来那是一场大雷雨，霹雳似乎要把宇宙震碎。

他发现自己的希望破灭后，就无可奈何地向造物主祈祷起来，希望上帝能听到一个被禁锢在地心深处的囚徒的声音。这时他似乎已把人世的甘苦完全置之度外，就是对身受的痛苦也不介意了。

正当他这样沉思默想的时候，一声更剧烈的霹雳使岩洞也震颤起来。一道闪烁的电光直穿洞穴，从洞顶射到地面。几乎与此同时，洞顶轰隆一声塌陷下来。

一块巨大的岩石斜落到岩穴里，一端被坚硬的石壁嵌住，另一端砸在大铁门上，几乎把门顶开。

维锐齐被锁链钉在上面的那块石头没有被震开。雷雨虽然逐渐过去，但却落下冰雹来。维锐齐的赤裸的肢体被雹子击得生痛。电光虽然只在远处闪烁，却刺痛了他的眼睛，因为他早已不习惯任何光亮了。

最后，雷雨完全过去了，只从遥远的天边还传来一些沉闷的声响，闪电也微弱得几乎看不到了。天已明亮，却没有人到岩穴里来。维锐齐推测，或者他们有意把自己饿死，或者他们自己在雷雨中遭到了不幸。他认定自己的死期已经不远，他决定以肃穆的情怀等待死亡降临。

他的水罐已被石块击碎，只剩下一小块面包是他的全部口粮了。

他发起高烧来，浑身发烫，头脑也变得混乱起来。在一阵精神错乱中，他把那块能延迟自己死期的面包也扔到不知什么地方

去了。

英俊、漂亮的维锐齐如今在囚梏和疾病的双重折磨下已经变得不成人形了。骨头从皮肤下支棱出来，眼窝塌陷，头发结成络，垂到削瘦的面颊上。白昼逐渐消失——死亡随时都会降临——饥饿与病痛折磨着他，他好像看到死神正一步步向自己走来。夜幕落下来，什么变化也未发生，他听见铁门哐唧唧地响动起来；该不是乌哥给他送饮食来了吧？但那声音越来越弱，最后就完全停止了，维锐齐的一丝求生的希望随之也化为乌有了。他打了个寒战。目光迷蒙地望着眼前这间岩窟废墟，他的身体软绵绵地跌坐在地上。若不是拦腰缚着他的铁链，他就要完全躺倒了。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他同热病的生死搏斗中，他的青春与体质还是占了上风。

第 二 章

就在维锐齐囚禁于其中的岩穴塌陷，饮食断绝的当儿，乌哥其实曾到岩穴去探寻过。乌哥本已接受过札斯特洛齐的命令，要保住维锐齐的性命，所以在雷雨的次日，他仍然按照规定时间送去饮食。只不过他发现头天夜里的雷雨已把岩穴的石顶击穿，就认为维锐齐已经死于非命。在他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札斯特洛齐后，札斯特洛齐由于某种难以说明的原因，不想致维锐齐于死命，就派乌哥同贝纳多再次去岩穴寻找。

经过仔细搜寻，乌哥同贝纳多两人果然在乱石堆里找到了维锐齐。他仍然被锁在原来的岩石上，只不过由于饥饿和病痛，已经气息奄奄了。

两个人把他的锁链打开，把他抬到一辆马车上。经过四小时的奔波，失去知觉的维锐齐被拉到一间只有一个老妇人单独居住的村舍里。这间村舍孤零零地建筑在一片广漠的荒原上，远离尘寰。

一直在焦急地等待着的札斯特洛齐一看到马车驶来便从屋子里飞奔出来。乌哥把昏厥过去的维锐齐背在肩上，走下马车。札斯特洛齐带着狰狞的笑容查看了一下已被折磨得九死一生的维锐齐。

“一定别叫他断了气，”札斯特洛齐吼道，“留他一条命我还有用。告诉比安卡给他准备一张床。”

乌哥按照札斯特洛齐的吩咐行事；贝纳多把瘦弱的维锐齐接

过来，抱进屋里。不久就请来了一位医生。经过检查后，医生说高烧最危急的阶段已经过去，如果好好调养，病人的健康是可以恢复的。但是病人的脑子已经受到损害，要使他复原，必须绝对保持生活平静，精神不受刺激。

札斯特洛齐并不关心维锐齐的幸福，他需要的是叫他活下来。这时他也看到自己的报仇措施做得有些过火了。他看到现在有必要采取一些欺骗手段，于是吩咐老妇人，等维锐齐神智清醒以后，告诉他说，把他搬到这个地方来是遵从医生的嘱咐，因为只有乡间清新的空气才能治好他精神错乱的疾病。

过了很长时间维锐齐才清醒过来。在此以前，他一直昏昏沉沉，神智不清。在昏迷中，他的灵魂展开羽翼，一直带着他在一个更为幸福的领域中翱翔。

最后，他总算清醒过来了。脑子清楚以后，他询问的第一件事就是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老妇根据札斯特洛齐的吩咐回答了他的询问。

“是谁叫人用铁链把我锁在那个幽黑的岩洞里的？”维锐齐问，“我被囚禁在那个洞穴里好几年，受了无法忍受的痛苦折磨。”

“上帝保佑，”老妇说，“男爵大人，你在说一些怪话！我怕你的脑子又不清楚了。你应该做的是感谢上帝的仁慈。是上帝使你重新恢复了知觉的。你说你被锁在岩洞里，这是什么意思？你说的真把我吓坏了。请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老妇的话叫维锐齐感到非常困惑。难道朱丽娅会把他送到这样一个简陋的农舍里，又不辞而别？这是不可能的。

可是这个老太婆的叙述有条有理，而且语气极其单纯，令他无法不相信。

然而另一方面，他又怎能不相信自己的感官呢？铁链子在他身上留下的伤痕是他曾被囚禁的最有力的证据。如果说他未被监

禁这也是不可能的。

如果没有这些伤痕，他也许会认为在他被安置到乡下这所房子以前所有经历过的事只不过是自己的幻觉，是一场噩梦。但经过思索之后，他决定目前最好是不再反抗。乌哥同贝纳多两个人日夜监视着他。即使每天被允许到外面去散步，两个人也寸步不离地跟随着他。他无法逃走；任何尝试只会把处境弄得更糟。

他几次提出要给朱丽娅写信，但是老妇总是说，遵照命令，她不能允许他给别人写信或是收看别人来信，这都是为了使他的心情不受刺激。此外，为了防止他在绝望中做出什么越轨的事，刀剪之类的东西也不允许给他。

当维锐齐身体复原之后，同时也恢复了过去那种敏锐的思考力。他立即看透，他被拘禁在乡下这所房子是仇敌的计谋之一，他必须用尽心机，设法逃离这个地方。

一天黄昏，天气特别好。维锐齐外出散步，走过了他被允许活动的范围，尽管乌哥和贝纳多两人一直跟随着他，寸步不离。维锐齐陷入沉思里，只顾向前走。最后，他走到树林中一块高地。这里风景极美，他决定休息一会儿，便在一个凿在老橡树树干上的坐位上坐下来。一时间，他忘记了自己的不幸处境，只顾坐在林中欣赏大自然的景致。过了一会儿，乌哥走过来催促他回去。

就在维锐齐外出散步的时候，札斯特洛齐来到软禁他的农舍。他一到这里就询问维锐齐到什么地方去了。

老妇比安卡说，男爵习惯每天黄昏到外边去散步。“我想他很快就要回来了。”

过了一会儿，维锐齐果然回来了。

他不知道札斯特洛齐是谁，但一见到这个陌生人，就吃了一惊。他记得自己被关在岩穴里的时候，曾经见过这个人。

现在他对自己在那间人间地狱似的岩穴里受过的苦难已经深

信不疑了。那决不是出于自己的精神幻觉。不仅如此，就是此时此刻，他也依然在最凶险的敌人的魔掌里。

札斯特洛齐的两只眼睛紧紧地盯住他，目光的含义极其明显。他极力掩盖住自己恶毒的本性，假作关心地向维锐齐嘘寒问暖，并表示希望夜晚寒冷的空气没有使他的身体有所不适。

明明是这个人给自己带来了这场灾难，现在他却假仁假义地表示关心，维锐齐非常愤怒。他不想同他废话，立刻就质问他为什么把自己软禁在这个地方。他要求立刻归还自己自由。

札斯特洛齐也生起气来。他的面颊煞白，双唇抖动，眼睛里射出凶狠的目光，大声吼道：

“回到你的房间里去吧，你这小傻子！你对我这样高贵的人口出恶言，应该好好闭门反省，忏悔自己的无礼行为！”

“我什么都不怕，”维锐齐说，“你的恫吓和辱骂都无奈我何。正义——上帝，在我这一方面。最后胜利的是我！”

天不怕、地不怕的札斯特洛齐听了维锐齐的谴责竟发起抖来，这就足以说明道德的力量高于一切。是的，札斯特洛齐竟发抖了，而且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脚步也有些踉跄了。一时间他的身躯竟矮了半截。他想到自己过去的罪恶，良知为他幻绘出种种恐怖的画面。但是恶人终难悔改，仇恨扼杀了道德的声音，感情扑灭了理智的光亮。他的铁石心肠决定叫他继续实行自己的计划。

正当他内心这样斗争的时候，乌哥走了进来。札斯特洛齐短时间闪现出的良心重又泯灭，他叫乌哥跟着他到外面草原上去走一遭。乌哥不敢违命，立刻跟他走出去。

第三章

乌哥和札斯特洛齐离开屋子。村舍门外是一大片草原，他俩向草原走去。维锐齐倚在窗边向外观望。在寂静的黄昏中，他听到两人在低声耳语。他全神贯注地听着。他在一片昏暗中分辨出那个身躯高大的人是札斯特洛齐，而另一个走路姿势笨拙、冲冲撞撞的人必是乌哥无疑。但是他只能听到几个零星的词字，不知两人在说什么。开始时两人好像在愤怒地互相斥责，接着，嗓音压低了，两人的争论似乎暂时和解了。喁喁低语声逐渐消失在远处。

贝纳多离开屋子；比安卡走了进来。但维锐齐听得很清楚，贝纳多并未走远。他仍然留在门外。

老太婆像往常一样，一言不发地在屋中的角落里坐着。该是维锐齐吃晚饭的时候了；他叫老太婆比安卡把他的饭拿来，老太婆端来一碟葡萄干。维锐齐吃惊地发现，在餐具中竟有一把刀子；老太婆这次太疏忽大意了。维锐齐脑子里立刻闪过一个念头——他该利用这个机会逃跑了。

他拿起刀子，含义深长地盯着老太婆——老太婆发抖了。他走到窗子前边，叫贝纳多进来。贝纳多走进房门；维锐齐举起刀子向他的心脏刺去。贝纳多身体一闪，刀子牢牢地插在门框上。维锐齐试图把刀子拔出来，却没有成功。比安卡哆哆嗦嗦地从屋子的另一扇门走去，高声呼唤札斯特洛齐。

维锐齐想从打开的房门冲出去，但贝纳多把路挡住。开始了

一场激烈的搏斗。时间一长，贝纳多身强力壮，马上就要把维锐齐制服，但维锐齐出奇制胜地击中对方一拳，把贝纳多从又窄又陡的楼梯上击落下去。

维锐齐顾不上看贝纳多是死是活，就匆忙冲出门外。没有人阻挡他，他很快地跑进了草原。

月亮皎洁、宁静地悬在空中，展现在维锐齐面前的是一片广阔的草地。他向前飞奔，很快就把村舍抛在脑后。每刮过一阵风，他都像听到札斯特洛齐追赶来的脚步声。他不断回头，觉得札斯特洛齐的两只眼睛正盯在他背后。但这只不过是他的幻觉；即使老太婆比安卡找到了札斯特洛齐，维锐齐的奔跑速度也远远不是他能追赶得上的。

维锐齐一口气跑了几公里，面前仍然是一望无际的荒凉原野。他没有看见一处可以藏身的村舍。一条小河缓缓地流过草原，他在河畔歇了一会儿。月光照射着河面，他看见照在水面上的自己的反影，吃了一惊。一阵西风刮来，仿佛又带来叫嚣的声音。他不敢久呆，振作起来，重又向前跑。

直到月亮已经升到中天，他才再一次休息。他看见两棵高大的松树，枝叶茂密，挺立在附近一处高地上。他爬上一棵松树，在繁密的枝叶里给自己找了一个比较舒适的地方。

由于过度劳累，很快他就进入了梦乡。

他酣睡了两个钟头，最后被什么声音惊醒了。大概是乌鸦夜啼吧，他想。

尚未破晓，只是在遥远的东方天空出现了几条灰白色光线。突然，他听到马蹄声了。当他发现骑在马上的是札斯特洛齐、贝纳多和乌哥的时候，心简直要跳到嗓子眼里了！他心惊胆战地紧紧攀住粗大的树枝。追捕他的人已经来到这里，就在他藏匿的大树下面停了下来。

“这个永世要受诅咒的维锐齐，”札斯特洛齐吼道，“我发誓，

不抓住他决不罢休。看他落到我手里之后我要怎样处置他。来吧，乌哥，贝纳多，咱们继续追寻吧！”

“大人，”乌哥说，“咱们在这里休息休息好不好？马也跑累了。你也许不愿意在松树枝上睡觉，我可是要爬上去。我看那上面枝枝杈杈非常茂密的地方完全能当个软床。”

“不成，不成，”札斯特洛齐说，“我不是刚刚说了吗？不找到维锐齐决不罢休。上马吧，汉子。不服从我的命令你就是找死。”

乌哥阴沉着脸上了马。这一行人奔驰而去，转眼间就从视野中消失了。

维锐齐感谢上帝，助他逃脱了敌手。刚才乌哥指着树枝说要去那上面休息的时候，他觉得乌哥的眼睛好像已经发现自己了。

已经是清晨了。维锐齐眺视了一下旷野，他在远处似乎发现了一些建筑物。如果他能走到一个村镇或城市，札斯特洛齐就奈何他不得了。

他从大松树上爬下来，尽可能地放快步伐，向远处的建筑物走去。半小时后，他已经越过了这片旷野，终于发现自己已经走出了荒原。

四周的景色改变了，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房舍。他知道自己已经邻近一座城市了。又走了一会儿，面前出现了一条大路，这就更证实了他的估计。他看见两个农夫，就向他们询问，面前的这条大路通到什么地方。农夫告诉他，路通向帕骚。

当他穿行在帕骚市内大街上的时候，清晨仍未过去。由于终夜奔波，他感到非常疲倦。他在一座宏伟的大建筑物面前的高大石阶上浑身瘫软地坐下来，头埋在胳膊里，很快就睡着了。

大概睡了一个钟头光景，一个老太婆把他唤醒了。老太婆胳膊上挽着一只装满鲜花的花篮，因为每逢集市，她总到帕骚城里来卖花。老太婆问他从什么地方来，要到什么地方去，而维锐齐

由于自己也不清楚，回答得非常含混。但在一番交谈后，这两个人还是相互了解了。维锐齐身无分文，也无法弄到钱，克劳婷（这是老太婆的名字）提出要他住在自己那里，替她干一点儿活。她的全部家当就是乡下一所小房和一个小花园。这以后，克劳婷很快地把自己的花卖掉，就带着维锐齐回到帕骚近郊她的住处。克劳婷的房子建在一个小丘上，环境幽美，山脚下就是优美壮丽的多瑙河。河对面是一片森林，那是施威培尔男爵的产业，克劳婷的田园也是男爵的产业。

她的小房子收拾得非常整洁。由于男爵宽容大度，她不愁吃穿，晚年的日子过得很舒服。

维锐齐觉得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他可以逃脱札斯特洛齐的迫害，安安静静地过一段日子了。

这天晚上，当他同克劳婷坐在门前乘凉的时候，他问克劳婷说：“你为什么让我住到你这地方来？”

“哎！”老太婆叹了一口气说，“我只有一个儿子，他是我的一切，但是前几天他刚刚把我抛掉了。为了养活我，活着的时候他拼命地干活，不幸得了热病，想尽办法也没治好。昨天是我儿子死了以后我第一次上集市。我本就希望找到一个什么人顶我儿子的缺，恰巧遇到了你。

“我本想他一定会死在我后面，因为我正在很快地走向坟墓了。我不怕死；我把它看做是会见一位朋友，它可以使我解脱老年人越来越多的苦恼。”

维锐齐被克劳婷的凄凉的晚境打动了。他安慰她说，自己决不会离开她。如果有机会改善她的处境，他一定不让她再受穷了。